

□卡尔·奥韦·克瑙斯高

夏日的雨 并没有什么险恶之处

2016年6月10日中午,当我坐在这里写作时,外面突然下起了雨;没有丝毫预兆,垂直坠落的雨滴在外面的空气里画下无数条纹。雨滴并不大,落在屋顶上没有太大的声响,而是轻轻地落在每一个表面,发出轻柔的低语。

教堂的院子里,树木上方的天空是蓝色的,树后飘过的云朵仿佛是白色的,其中一些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。这场雨因此而有了一种不真实感。天空和花园中的光线都与之相悖,也许这就是不真实的定义,即两个相互排斥的实体同时存在。

不过,夏日的雨并没有什么险恶之处,它并不像我女儿一边走在石板路上,一边同时出现在厨房里的那种不真实感——更重要的是,这场雨的不真实感增强了感官的敏锐度,让雨以其独特的真实形式出现:这是第一次下雨。

几分钟后,雨水倾泻而下,又急又快,草坪上空仿佛挂满了银线,然后又突然停了,留下的景色一如往昔,只是更加湿润了。石板路黑乎乎的,草地闪闪发光,水珠顺着柳树的叶子滴下来,一滴一滴地落在下面的地面。那天晚些时候,一切都恢复干燥后,雨又下了起来。这次的雨又不一样,开始时悄无声息,只有几滴,好像在摸索着赶路。

我抱着小女儿坐在门厅里,正在给她穿凉鞋,门是开着的,我看到大颗大颗的雨滴打在外面的石板路上。雨点慢慢变得越来越密集,当我们走向汽车时,大雨倾盆而下。但它们彼此之间感觉相距很远,与此同时,阳光正照在草坪上。

我走在小女儿的后面,她一边全力奔跑一边在喊:下雨了!下雨了!我想,这也是一场不寻常的雨。当我开车前往商店时,雨滴打在挡风玻璃上,虽然雨刷立即将它们扫到一边,但玻璃上还是铺开了一层水膜。商店外面,人们匆匆地在车和商店之间跑来跑去,气氛很兴奋,欢声笑语不断,就像有时在连续几周的阳光灿烂之后会突然下一场雨一样,大家都知道雨很快就会停;这和秋日或冬日的雨是不同的,秋冬的雨会在社交空间里催生一种严峻的或是听天由命的情绪。

我们走出商店时雨已经停了。柏油路面上积了水,汽车引擎盖闪闪发光,一些过往的汽车还开着雨刷器。阳光明媚,但在东北方向林



《在夏天》插图,安塞尔姆·基弗绘

趁夏天还没有变成回忆 好好享受它

挪威作家卡尔·奥韦·克瑙斯高向身边人收集了他们对于夏天的印象:冰块、草坪、烧烤、蝴蝶、冰淇淋……克瑙斯高在“四季三部曲”的《在夏天》里对它们进行了生动阐释,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文学意义上的世界,在所有的细节里、在我们极少关注的日常事物里,投入了不可思议的想象力,借此唤起我们对世界的共鸣。

荫道两边的树木上方,天空几乎全黑了。我把购物袋放在车后座的地板上,把女儿在儿童座椅上固定好,坐回驾驶座发动汽车,倒车,朝着灰黑色的天空的方向驶上上坡的路,在天空的映衬下,路边深绿色的树冠格外耀眼。一声闷雷在远处响起。

冰块在杯中的碰撞声 包含着夏天的精髓

冰块是冻住的水,又小又硬,闪闪发亮,主要用来冰镇饮料。冰块在玻璃杯中移动时会发出沙沙声或叮当声,对许多人来说,这是夏天最独特、最愉悦的声音之一。

从厨房到餐桌,从餐桌到嘴巴,杯子的移动一般都很流畅,但当玻璃杯里有冰块的时候,你可能会不时看到,人们拿着杯子的手会轻轻晃动杯子,而且往往是在不经意间,心不在焉地晃动,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冰块那种独特的声音,小的冰块会发出沙沙声,大的冰块会发出叮当声。

对于作家来说,在需要描写夏日场景时,冰块在杯子中的碰撞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,也是一种永远存在的可能性,这种声音让人浮想联翩,似乎包含了夏天的精髓——当他心不在焉地摇晃酒杯时,

杯中的冰块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。这声音仿佛把他拉了回来,因为他低头看了看杯子,发现里面几乎空了,于是走到餐具柜那边重新倒满。他站在那里,等待前面的女人倒酒时,女主人从门外走了进来,他们对视了一眼。她立刻避开他的视线。这有点太快了,他一边想着,一边给杯子里倒上杜松子酒,再倒入汤力水和几块冰块,冰块在泡沫翻涌的清澈液体里慢慢旋转,就像冰山一样,他喃喃自语,然后不假思索地又拿起一块冰块,握在手心里,回到他之前的位置。

起初,贴在皮肤上的冰块还是干的,好像在灼烧,但接着就变得光滑湿润,疼痛也随之改变了性质,变得微不足道。每一块冰块都是一次小小的胜利,是被带到夏天的一小块冬天,它的寒冷不再需要防范和令人不快,而是让人欣然接受的愉悦。

反之,将夏天的一小片储存起来,在冬天释放出来,这是不存在的,因为热会加速进程,冷会阻止进程,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一切都来自于空无,而空无,是没有热量也没有运动的。它是起点,一切热量和运动的存在都是对它的否定。如果运动和热量停止,它们就会变成虚无。运动和热量无法保存,只能重生,只能被不断向前推进,因

此生命具有歇斯底里和狂躁不安的一面,冰块被带入夏天时也具有这种性质,因为它们也会加快速度,它们会转化,变成水,奔流或喷涌,飞溅或流动,潺潺或涓涓,汹涌或起伏,被大自然的巨轮卷入其中,在天地之间缓缓转动,让万物运转不息。

连吃两个冰淇淋 是一种自由

对我来说,软冰淇淋一直是冰淇淋之王,它是唯一一种几乎像鲜奶油一样的冰淇淋,但仍然保持着冰淇淋的特性。而我解决各种加料问题的首选方案通常是要两种:可可粉和杏仁焦糖。有时,他们会把软冰淇淋先在可可粉里滚一圈,然后再在杏仁碎里滚一圈,这样就有两层了;有时,他们会把一边压在可可粉上,另一边压在杏仁碎上。

你可能会认为我的孩子们会跟着我的脚步走,他们会明白我的选择是多年经验的结晶,但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方式。例如,我的儿子在挑选球冰淇淋时经常选择雪糕作为口味之一,这是我一生中从未做过的事,甚至连想都没想过,而且他其实更喜欢软冰淇淋。我的二女儿则会毫不犹豫地要求把软冰

淇淋装在纸杯里,用勺子挖着吃。我的选择对他们毫无影响。

他们经常说,可是爸爸,你不是说过你不再吃冰淇淋和甜食了吗?我是说过,我回答,但今天天气太好了。他们说,你昨天也吃了冰淇淋,而且还下着雨,这只是你的借口。是的,是的,我说。你为什么不能吃冰淇淋和甜食?最小的孩子问。因为到了我这个年纪,它们会让人发胖,你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,但我不能。是的,你变胖了,大女儿说,她无论吃什么都瘦得像个耙子。

我们坐在博尔比海滩小卖部外面的一张桌子旁,海滩宽阔,沙粒细腻,几乎是纯白色,四周静悄悄的,天空湛蓝明亮,沙子反射着阳光,几乎让人无法直视,海面如镜,风平浪静。那我能再吃一个冰淇淋吗?小家伙说,既然我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?不,你不能,我说。为什么不行?因为你是个孩子,因为我管着你,但我可以吃两个冰淇淋,我说。不,你不能吃,大女儿说。不,我可以,我一边说,一边把剩下的蛋筒塞进嘴里,起身走到小卖部,买了一个开心果甜筒,回到他们身边。

他们惊愕地看着我。在他们的世界里,连续吃两个冰淇淋绝对是闻所未闻的。我坐在那里一边吃一边望着大海,孩子们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,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想过呢?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连续吃过两个冰淇淋呢?

孩子们至今还记得这件事,尽管那已经是三年前了。对他们来说,那是一种力量的展示,因为不管他们怎么闹,都没法再吃一个冰淇淋了。对我来说,这只是个玩笑,但也有严肃的一面,因为它让我意识到,我确实可以为所欲为。利用这种自由连吃两个冰淇淋,这件事本身也让我有了一些思考。

(本文摘自《在夏天》,内容有删节,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在夏天》

[挪威]卡尔·奥韦·克瑙斯高 著
沈赟璐 译
理想国 | 上海三联书店

编辑:曲鹏 美编:陈明丽

齐鲁晚报 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移风易俗传孝道

有/钱/多/尽/孝 丧/葬/不/铺/张